

SHIJIEMINGRENZHUANJICONGSHU

凡 高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吴杉 /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凡高

吴杉／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凡高/吴杉著. —杭州: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6. 1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ISBN 7-5342-3814-5

I. 凡… II. 吴… III. 凡高, V. (1853 ~
1890) - 传记 IV. K835. 635. 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8550 号

凡高

吴杉/著

选题策划/孙建江

责任编辑/平 静

美术编辑/周翔飞

装帧设计/周翔飞

责任校对/倪建中

责任印制/林百乐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

网址: www.ses.zjcb.com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

插页 4

字数 112800

印数 1—12200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42-3814-5/K · 34

定价: 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录 MULU



- 一 故乡的童年 / 1
- 二 海牙的平和 / 16
- 三 伦敦的初恋 / 22
- 四 巴黎的圣徒 / 32
- 五 伦敦的传教 / 41
- 六 多德雷赫特的店员 / 50
- 七 阿姆斯特丹的预习生 / 57
- 八 博里纳日的传教 / 63
- 九 瓦斯姆斯的圣职 / 71
- 十 博里纳日的告别 / 79



十一 埃登的**恋爱** / 93

十二 **海牙**的西恩 / 107

十三 荷兰的**永别** / 125

十四 **巴黎**的色彩 / 141

十五 阿尔的**黄房子** / 150

十六 **圣雷米**的调整 / 164

十七 奥维尔的**群鸦** / 168

凡高名言录 / 179

凡高年表 / 181



一 故乡的童年

“感谢上帝！母子平安！”

1853年3月30日，在离荷兰南部重要城市布拉班特约八十公里的村庄津德尔特，一个男婴呱呱坠地。

“这是我们的儿子，多健康，多结实。瞧啊，他还长着浅红色的头发！”男婴的父亲提奥多勒斯·凡高仔细地端详着怀中的男婴，然后举起婴儿对躺在床上休息的妻子安娜·科妮莉亚·卡本图斯说道，“他的名字——文森特·威廉·凡高，对，我们就叫他文森特·威廉·凡高。”

“感谢上帝！”安娜轻声地向上苍祈祷，伸手从丈夫的怀中抱过那个还一直闭着眼睛哇哇大哭的男婴。

“他喊得多响啊，他健壮极了！上帝啊，请听听我们的祈祷，这次千万别再把我们的儿子带走了！请让他在我们身边平安地长大吧！”安娜紧紧搂住了怀里的男婴，就像是怕谁一下子要把他抢走似的。



▲ 凡高的母亲安娜·科妮莉亚·卡本图斯

也就在一年前的3月30日这一天,凡高夫妇曾生下过一个男婴。那个男婴给这个平凡的家庭带来了极大的喜悦。不仅仅是因为那个孩子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更是因为,在这一年,他的父亲已经三十岁,而母亲已经三十三岁了。沉浸于幸福之中的父母给他们的头生子取名文森特·威廉·凡高。

然而,喜得儿子的幸福对于这对情感虔诚、恩爱的夫妻来说却短暂得令人伤心。这个姗姗来迟的孩子只活了短短几个星期,便消失在永恒的黑暗之中,给他们留下的只是一片措手不及的无边的悲哀。对凡高夫妇而言,这份悲哀带来的除了心碎的痛苦之外,还有一层隐隐的恐惧:这个孩子的夭折是否意味着日后这个家庭某种更大的、永远的不幸?

直到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也就是这个浅红头发的男婴又从混沌和希望中孕育而来,并降生于世,这对夫妇才算摆脱了心头的阴霾。

出于对长子的深情眷念,也出于某种隐秘难言的期望,父母没有再为次子

链接 安娜·科妮莉亚·卡本图斯生于海牙。她的父亲威廉·卡本图斯被选中装订第一部《荷兰宪法》后,开始誉满全国,在海牙有“御前装帧师”的称誉,事业繁荣。安娜的姐妹中,有一个嫁给与凡高同名的叔叔,有一个嫁给在阿姆斯特丹的斯特里克牧师。

(实际上的长子)另外取名字。于是,这个一头红发的男婴便继承了已故兄长的名字——文森特·威廉·凡高。

父亲提奥多勒斯是津德尔特的牧师。他已经在这个小村子任职多年了。他一直没有得到上级的赏识,终其一生也没有担任更重要的教职。但是提奥多勒斯的善良、教养、宽厚和温和,让他在教区内赢得了新教徒和非新教徒的普遍尊敬。

同样获得教区民众尊敬的还有他的妻子安娜。安娜全心全意为丈夫分担人生的忧苦,她不仅承担繁重的家务,而且还经常陪丈夫外出访问教区内的居民。她是一位出色的、可爱的夫人。繁重的家务和单调的乡村生活丝毫没有磨损她活泼开朗的性格,反而从她身上自然而然地产生出强大的凝聚力来。她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一天到晚忙个不停,事事关心,还能用“可怕”的速度织毛衣。

热爱大自然的安娜,作为一个称职的家庭主妇的同时,还是一位技能相当娴熟的业余画家,她能够把自己的观察感受和思想感情用画笔表达出来。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无论这个牧师家庭的收入是多么有限,无论生活有多忙碌,安娜总能安排出时间和条件满足自己的这项业余爱好。她画素描、水彩,画野花或者花束,并把它们



▲三十一岁时的提奥多勒斯

整理成册。

安娜坚强而富于活力的性格与提奥多勒斯温和而书生气的性格正好互补。这是一个宗教与艺术联姻的家庭。在这个和睦相爱的家庭中,常常在夜晚,就着同一盏黄铜底座玻璃灯罩的明亮油灯,父亲埋头书写着下个礼拜天的布道词,母亲则在一旁描画一束蓝色的风信子或别的什么。如果是在寒冷的冬天,壁炉里还会燃烧着温暖的柴火,屋子里弥漫着甜甜的味道。

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熏陶下,小凡高顶着一头火苗般的红发,渐渐长大了。他继承了父亲对宗教的热爱,也继承了母亲对艺术的追求。不过,谁也不会想到,这幼年时栽下的两株幼苗会在日后成为凡高生命中无法分割的部分。

在弟妹们陆续来到人世之前,小凡高独自享受着父母之爱。大概既是出于第一个儿子夭折所引起的悲哀、歉疚、怀念和疑惧,也是因为中年得子的不易和欣喜,父母对小凡高格外呵护。不知是否由于这一原因,小凡高的脾气打小就执拗得很,就连小凡高的外婆也没能改掉他的牛脾气。

小凡高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格,甚至到了凡事较真的地步。有一次,他用油灰捏了一只小象,父母对之大加赞扬。然而,这并未使小凡高像别的孩子那样感到特别高兴。相反,他认为父母没有仔细端详他的作品就啧啧称赞,对他的创作而言,只是一种敷衍的评价。他认为这是因为自己的作品还不够完美,所以得不到父母认真严肃的对待。于是,他毁掉了小象,重新创作。出于类似的情形,他还撕

毁了一张自己精心描绘的小猫图。

另外有一次，小凡高背着个大包从八十公里外的布雷达市步行回家。同行的村里的大人们看他大汗淋漓、气喘吁吁的样子，主动提出要帮他背包。没想到被小凡高一口回绝了：“不，谢谢！每个人都必须自己背包。”虽然肩膀被沉重的包袱勒出了血泡，但小凡高硬是坚持一个人把包背回了家。后来，凡高的这句话几乎成了津德尔特村民们的一句谚语。

不过与一般脾气倔强的孩子相比，小凡高并没有什么领导欲望或侵略性，邻居们也认为除了他与自身年龄不相称的孤僻个性之外，他和他的母亲其实很相似，对他的评价是“善良至极，有一副少见的好心肠”。

父亲常常到村里的教民家里去，看看他们需要哪些生活必需品。小凡高就经常跟在父亲身后，跑前跑后，尽自己的力帮点忙。看到哪个村民生病，不得不卧床休息，小凡高都会替他难过，想着能做点什么让他好受点。有的时候，他还会帮生病的村民去干些田里的活。村民们渐渐习惯了这个孩子不拘言笑的举止，同时也渐渐发现了这个孩子有一颗善良敏感的心。

和他的母亲一样，小凡高热爱自然。他喜欢与各种各样的动植物打交道，什么事物都会引起他浓厚的兴趣。而且他不是像一般的孩子那样只表现出好奇而已，而是像科学家那样对手头的事物仔细研究，像博物学家那样进行采集和分类。空旷的原野，遍地丛生的石楠和松林，金灿灿的麦

田，流水淙淙的沟渠，自家的花园和菜地，父亲布道的教堂，教堂的园地……津德尔特是凡高童年的天国。

在这个天国的一角，只有那么一处让小凡高恐惧和震撼的地方。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一直到离家赴外地念书为止，凡高每周至少有一次要穿过麦田去父亲布道的教堂。在麦田旁的教堂墓地里，他看到一块小小的墓碑。即使他还不是很认得墓碑上的字，通过大人们的谈论，他也大致猜到了墓碑后面躺着的人是谁，并由此隐约地感觉到一种命运的神秘。墓碑上刻着：

让孩子们
来我这里
不要阻止他们
因为在天国的
正是这样的人

“天国”这两个字特别使用了粗大的字体，镌刻得很深。从凡高开始能读懂墓碑上的文字的那一刻起，他幼小的心灵就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天国与死亡原来如此接近，而且，在天国与死亡之间长眠着的，是与他同名、同姓、同性别、同月同日生、仅仅先他一年来到人世但随即死去的另一个文森特·凡高！

“那是我的哥哥，他和我有同样的名字。那我会和他一样早早地躺到这冰冷的石头后面去吗？”

小凡高独自一人在教堂墓地的园区里走来走去，不断想着已在天国的另一个文森特·凡高，同时对自己的命运感到了万分的困惑。天国，还有死亡，对年幼的凡高来说实在是太沉重，也太遥远了。他无法询问他人，也无法从身为牧师的父亲那儿得到能让自己接受的答案。

在午后寂静无人的灼人天光里，麦田里的热风带着等待刈割的成熟和芬芳迎面吹来。平时在那棵高高的银叶相思树上聒噪的喜鹊，此刻声影全无，只剩下片片绿叶在寂寥的阳光中簌簌抖动。那时那刻，那方小小的墓碑，那墓碑上深深镌刻的文字，以及墓碑后面草叶丛中那片小小的阴影，还有那片小小的阴影里神秘的存在，都让小凡高眼前的这份明亮而阴森的感觉与父亲书房里的一幅铜版画中的景象叠印起来。

那是荷兰画家范·德·马丁的《穿过麦田的葬礼队伍》。画面的调子阴沉。前景是一大片横陈天际的彤云，只在地平线附近留下一线夺目的光亮，衬得地平线上的村舍、教堂、树木等等都变成了参差的剪影。那一缕光亮纵贯教堂的塔楼，惟有教堂的尖顶和十字架没入了昏黑的彤云中。在十字架上方的天空里，横贯的彤云边缘呈现出另一片天光，但那似乎并未缓减画面的阴沉，反倒平添了几分凄清的紧张……那或许是惨淡的黄昏时分，要不就是某个午后，也可能是一场猛烈的雷雨到来之前，或者，那是一场雷雨刚刚洗劫过的大地——因为，横贯近景的巨大麦田看上去已是一片狼藉，麦子都七歪八倒，似乎刚刚惨遭了暴雨的蹂躏。



▲ 凡高的大妹妹安娜·科莉尼娅



▲ 凡高的二妹妹伊丽莎白



▲ 凡高的小妹妹威廉明娜

有一片麦子已经被刈倒。在画面靠右的部位，一位面目难以分辨的模糊人物，手挽一柄饱含死神意味的大镰刀向左而立，低头哀悼致意。一列企鹅般的送葬队伍正穿过麦田，向地平线方向教堂的剪影走去，人们只能看见清一色的黑色斗篷和礼帽的背影。哀悼和悲伤，或许还有恐惧和无奈，似乎让他们全都低着头，前倾着身子。而教堂那边，晚钟大概正在鸣响着神秘的诱惑，呼应着那个形象模糊的收割者，呼应着他臂弯里那柄可怕的大镰刀，好像既在向生者召唤，也在为死者祈祷。

人与麦田，教堂与墓地，上帝与死神，生者与死者……那位夭折的哥哥，那方墓碑，在小凡高的心灵深处形成了某种意味深长的复杂情结。

于是，弟弟提奥的出生让小凡高似乎一下子找到了终身的伙伴，找到了生命希望的寄托。尽管他已经有了大妹妹安娜，提奥之后还有二妹妹伊丽莎白，小妹妹威廉明娜，甚至后来还有最小的弟弟科尼利斯。但从提奥出生开始，小凡高就对自己的这个弟弟表现出格外的喜欢。

哥哥文森特死后，小凡高作为弟弟来到人间；而现在，弟弟提奥来到人间，可他作为哥哥却仍然活着。哥哥的死亡和弟弟的诞生之间，对小凡高而言，形成了难以言说的微妙的关联。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凡高对弟弟提奥的态度，决定了他与弟弟提奥的关系，甚至影响和决定了他整个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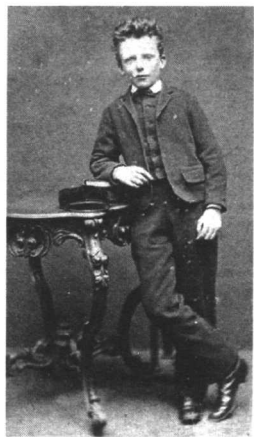
兄弟俩打从提奥磕磕绊绊学走路开始，就像双胞胎一样形影不离。这甚至让凡高的大妹妹安娜感到些许妒嫉，因为在儿童时代，她不时会遭到凡高的戏弄，而提奥却从来没有被凡高欺负过。

和体格健壮的凡高相比，提奥长得比较瘦小，肤色有点苍白，但他和哥哥在一起时总是兴致勃勃的。凡高经常带着提奥去郊外游玩。他再也不怕路过教堂墓地了，津德尔特的阳光是那么的灿烂，走在身边的弟弟提奥脸上的笑容也是那么的灿烂。

凡高是个不太爱说话的孩子，但在弟弟提奥面前他总有说不完的话。而提奥也总是安静地走在凡高身边，听凡高讲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话。凡高向提奥



▲ 凡高的小弟弟科尼利斯



▲ 童年时的提奥

链接 提奥是凡高生活中惟一的支柱。凡高一生始终和弟弟提奥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绘声绘色地描述远处麦田里的风景；指给提奥看自己在石楠丛里发现的甲虫，还有沟渠边刚开的野花。

去郊游时，凡高有时候会带上自己的速写本。他不是很愿意让别人甚至包括自己的妈妈翻他的本子，但凡高总是很乐意让提奥对他的画品头论足。每次提奥对凡高的作品提出修改意见，凡高都会欣然接受。提奥从不怀疑哥哥凡高发现美的能力，他看过凡高的一些速写和临摹的石版画，在提奥的心目中，和他最亲近的哥哥是个了不起的人。

父亲提奥多勒斯和母亲安娜一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于是，在凡高八岁的时候，他被送往津德尔特当地的乡村小学读书。但是因为一个意外的原因——学校的校长居然酗酒，学校被关闭了，凡高才读了一年就中断了学习。回家后，他就一直在父母的指导下自学。但是凡高对此一点都不在乎，因为这样，他就有更多的时间和弟弟提奥一起在津德尔特的原野上玩耍了。



▲十三岁时的凡高

兄弟俩怎么会忘记在津德尔特度过的童年啊！他们忘不了那儿层层麦浪，忘不了田野上高高的相思树，还有那像巨人一样伸着长长胳膊的莱斯维克老磨坊的风车。就在那个老风车下，凡高和提奥互相击掌盟誓：“让上帝作证，让

老磨坊的风车作证,让津德尔特的麦田作证,我们发誓,我们一辈子都是好兄弟,永不背叛。”



▲凡高的作品《磨坊》(1862)

温热的风掠过了田野,白色的

云朵在碧蓝色的天空里变幻出各种奇特的形状,在地面上投下了多变的影子。莱斯维克老磨坊的风车开始转起来,轮子和磨石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好像也在轻轻地回响:“好兄弟,好兄弟……”

家里的孩子越来越多了。孩子们共同居住的阁楼也越来越拥挤。凡高每次倒在床上,就会觉得自己和阁楼倾斜的天花板又贴近了一些。

父亲提奥多勒斯和母亲安娜也开始为孩子们发愁了。凡高都已经十一岁了,失学后,他一直在父亲的指导下在家学习一些课程。可是父亲在教区内的工作开始繁忙起来,经常无暇顾及凡高的学习。

不过,这两天他们很高兴,因为他们终于给凡高找到了一所好学校——简·普罗维利私人寄宿学校。这所学校教学秩序良好,开设了英、法、德三门语言课程,特别让父亲高兴的是,学校还开设了宗教学习课程和文学阅读课程。

这些都是凡高一直比较感兴趣的。但是,他们也有点担心,毕竟学校有点远,在二十五公里外的泽芬贝亨村。凡高还没有离家那么远,独自生活过呢!可是,家里的孩子确实太多了,凡高是最大的孩子,应该离家了。

报到那天,小凡高和父母一起到了学校。父母给凡高办理了注册、食宿等手续,就得马上回去了,家里的其他孩子们都还等着父母回家做晚饭呢。到了不得不和父母告别的时刻,凡高的心情低落极了。他站在学校门前的台阶上,一直呆呆地看着载着爸爸和妈妈的那辆黄色小马车远远地驶上马路,穿过牧场。秋天冰冷的雨水打在马路上,打在两旁稀疏的树木上。等那点温暖的黄色从凡高的视野中消失后,他所看见的就是倒映在积水里的阴霾的天空。周围的一切都是湿漉漉的,充满着孤寂和悲伤。

第一次远离家门的体验,让凡高觉得他被流放了。他第一次感觉到了无助、孤独和悲伤。

在简·普罗维利私人寄宿学校就读期间,凡高留给老师们的印象就是一个严肃得近乎忧郁和压抑的少年。他还是不愿意和别的孩子多交往。性格孤僻的他把时间和精力大多投入到了绘画和阅读上。这倒是让他很快就取得了学习上长足的进步。他掌握了多国语言,能像母语荷兰语一样熟练地运用法语和英语,德语也达到了相当的实际运用水平。学校开设的绘画课程,也让他正式开始了艺术方面的启蒙教育。

两年后,凡高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在普罗维利私人寄